

# 王中远:我亲手掩埋了林彪父子



右起王秉璋、林立果、李作鹏、林彪、黄永胜

王中远 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蒙语专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3 年后他被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在外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本文由王中远回忆其埋葬林彪父子的经过。

1971 年 9 月 14 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 8 时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 9 人死亡。8 时 30 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13 日凌晨 2 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 10

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机上乘员 9 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作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

## 现场 全部烧黑

使馆是在 9 月 14 日下午 6 时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 4 人前赴现场。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

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

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 800 多米，宽约 300 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物堆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人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趴着、仰着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了进行拍照。9 个人里面 8 个男的，1 个女的，是叶群。现场北端开始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了一道沟，很深。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的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来了，往前 200 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

## 后事 在蒙古土葬

当天看完现场之后，就回酒店，连夜谈判。我们整整谈了一夜，我和沈做翻译，写记录。蒙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斗争的焦点是我们不承认是军用飞机，不承认入侵。蒙方的理由是：人是军人，有枪支，是军用飞机。当天夜里谈判没有结果，没有谈完。第二天一早又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埋葬的问题。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选了一个地方，连夜挖掘，长 15 米，宽 3 米的一个大坑。现场尸体旁都放着棺材，白漆的，薄薄的，非常简单。我们现场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都僵硬了，没办法，只能把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都是

蒙古兵干的。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顺序，1、2、3、4、5、6、7、8、9，我们按编号编出来，林彪是 5 号，一个完整的大坑，9 个人并排放进去，用红布黑布盖上。完了之后，我们四人象征性地一人铲了一锹土，蒙方士兵堆了个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蒙方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一眼望去不锈钢的环和中间尖的分流锥也是满像样的。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还默哀了一下，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国同胞，9 个人，遇难者。这个仪式搞完的时候是 16 日中午，然后回酒店。

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把尸体都运回来。当时国内没有明确，要是运回来确实也很麻烦，我们不知道飞机里是些什么人物。国内也曾要求过火化回收骨灰带回，但蒙方没有火葬，只好就地掩埋。起先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检查，其中有一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 0002，没有贴照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 岁，干部。

我知道林彪的事件很晚。当时双方谈判很紧张，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宴会也很忙。9 月 29 日下午 5 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机”“侵入领空”。9 月 30 日，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林彪还活着吗？”我按照国内指示答复：“一切照旧。”这说明蒙方已从国际各方面的传闻中似已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彪。

(据《各界》王中远 文)

# 金正日曾遭遇两次暗杀和两次谋反?

“朝鲜即将举行新式核试验”“平壤有可能发射远程导弹”“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遭遇暗杀”“朝鲜接连向韩国派出无人机”……近日，与平壤有关的爆料接二连三，半岛局势再次引发关注。《环球时报》记者连日来在中朝边境的丹东、平安北道和慈江道进行采访，以了解朝鲜境内最新动态。

今年的 3 月 15 日，平壤突然举行了以“领袖遭遇暗杀”为背景的演习。两名不同渠道的消息人士先后向《环球时报》记者证实：“这次演习是以领袖金正恩遇袭为背景进行的，朝鲜安全保卫部、人民军、中央机关和部门首长均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的目的既要防止‘敌对势力’和‘异常人士’对朝鲜领袖下手，又要保证一旦此事发生，怎么保证‘白头山血统’的继续。”这位消息人士表示：“类似的演习还是第一次举行。不过，世界各国都有怎么保护国家元首的演习，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预防暗杀，所以朝鲜搞这种演习应该也不算稀奇。”4 月 3 日，朝鲜中央通讯社通过设在日本东京的“朝韩通讯”正式声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胞妹的汉字名为“金与正”。日本时事通讯社称，根据朝鲜传统，要避讳名字中出现和自己父亲名字中相同的字，但朝鲜历代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的名字相互重合一字，均是为了强调对朝鲜“白头山血统”的继承，“金与正”名字和金正恩重合一字，也被认为意在强调血统继承。

无独有偶。4 月 4 日，韩国、日本和美国多家媒体引述英国《每日电讯报》2 日的报

道称，自 1994 年起，朝鲜前国防委员长金正日曾遭遇两次暗杀和两次谋反事件。《每日电讯报》的消息来自一个自称为“Mr.K”的朝鲜情报机构出身的脱北者。据称，一次暗杀事件为某人携带自动武器试图接近金正日，但在开枪之前被抓；另一次是 20 吨重的大型卡车突然冲向金正日的车队，但金正日当时坐在另一辆车上。K 先生还透露了“包括在苏联受过教育的军人在内的部分朝鲜军人试图发动军事政变”一事，部分军人为了引起俄罗斯介入，策划了炮击位于清津的俄罗斯领事馆方案。驻扎在朝鲜东北部的一个支部队也曾策划向平壤主要地点发射导弹。但两次事件都在事前遭到揭发。

《每日电讯报》的文章承认，“很难直接确认 K 先生的说法是否属实”，“但有当时情况的证据”。所谓“伏龙芝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即 1994 年在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朝鲜军官一律被关进监狱的事件。

一位自称“目睹卡车撞领袖现场”的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不知道其他事件的真假，但卡车撞领袖事件确实有，因为我当时就住在不远处。金正日每次出门时，警卫机构都会让 6 辆同款的奔驰防弹轿车从 3 个大门驶出，每个大门出两辆。驶到门外的公路上时，6 辆奔驰车会合前进，外人无从知晓金正日究竟坐的是哪辆车。车队行进期间，公路是封道的，但隔着绿化带的辅路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因此，当一辆大卡车冲过绿化带撞向车队第二辆车时，警卫人员猝不及防。”这位消息人士表示，他也不



金正日(1942.2.6-2011.12.17), 朝鲜前领导人(资料图)

知道事件的结果，只是推测称：“肯定有内应，不然不会专挑特定的某辆轿车撞击。”

此次事件后，朝鲜国家领导人强化了安保措施。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 K 先生的说法称，“即使对朝鲜最高级别的官员，监视也非常严格，且每周都把相关的监视内容汇报给最高领导人。”《环球时报》的消息人士无法证实上述说法，不过金正日对安保的重视确实非同小可，比如说他某次访华专列抵达之前，要求朝鲜安保人员与中国武警及防爆、反恐人员把专列行将通过的中朝边界友谊桥的“每根枕木”都要摸一遍。

“外来威胁始终未能解除，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不断向外界展现超强硬与加强自己安保的原因之一。”一名与朝鲜政府关系密切的丹东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朝鲜近来接连发射火箭弹，即将发射远程导弹和可能进行连续核爆炸，甚至连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都威胁说‘等着瞧朝鲜的新核试验’。这一系列举措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因为朝鲜之前反复呼吁美国和韩国政府取消以进攻平壤为背景的韩美军演，但始终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朝鲜政权认为，这只能证明美国与韩国一心要消除朝鲜政权。”这位丹东人士举例说，日本防卫大臣下令拦截朝鲜导弹，开放武器禁运原则，而韩国陆军 4 月 1

日起扩大改编，正式设立“导弹司令部”，并将导弹射程扩展到朝鲜全境，这是威胁朝鲜的“实质性动作”。美国时间 4 月 7 日，美日韩三国还将举行局长级会议，商讨朝鲜对策。

朝鲜加强安保与对外强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内部“异常分子”的“折腾”。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金正恩成为朝鲜最高领袖后，不断加强对内部的管控。这种管控力度从平壤到中朝边境都能感受得到。”较之今年元旦前后，中朝边界的防守力量进一步强化：从老河口往北约 50 公里的鸭绿江河道朝鲜一侧，原来观察哨和暗哨只设在“敏感”地段，但现在即便在江阔水深的水段岸边也能看到或明或暗的武装哨兵。在朝鲜清水工业区，原来供中朝两国货车下货轮后通行的码头边也挖了一个暗哨，而一些“用于心理威慑的假碉堡更是遍及鸭绿江全段。”据了解朝鲜边防力量的消息人士坦言，“朝鲜这些主要阻止本国人外逃的边防力量增加了至少 3 成”。此外，由于边防加强和张成泽事件的余波，过去一些“经常过江做生意”的朝鲜国家安全人员从今年元旦到现在基本没有出现过，沿江所有的朝鲜小船全部“用长锁锁起来统一管理”。

(环球时报赴丹东特派记者 邱永坤)